

《镜花缘》与鲁迅

王吉鹏, 高明明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镜花缘》是清代作家李汝珍所著, 鲁迅将其归类为“才学小说”, 并为其定义, 同时针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文本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和总结论述, 特别是对《镜花缘》的评述考证, 奠定了《镜花缘》的历史价值。同时, 鲁迅对《镜花缘》的艺术手法加以评价和总结, 并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发扬。

关键词:《镜花缘》; 鲁迅; 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2(2009)02-0043-04

《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 李汝珍花了10年心血才得以完成。《镜花缘》一书征引浩博, 学问涉及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灯谜等。在小说中“论学说艺, 数典谈经”, 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 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鲁迅开拓了清代以《镜花缘》为代表的小说的现代研究路径, 他将其归类为“才学小说”, 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才学小说”的概念, “才学小说”顾名思义, 就是以才学见长的小说。探讨鲁迅对《镜花缘》的研究, 以及对它的继承和超越, 对确立《镜花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 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对《镜花缘》很为重视, 并颇有研究, 对其进行过充分的考证, 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特殊价值, 并对其创新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赞许。

鲁迅认为《镜花缘》一类的才学小说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而时代背景在《镜花缘》中就有详细的阐述: “雍乾以来, 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 因避史事不道, 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 若艺术之微, 亦所不废, 惟语必征实, 忌为空谈, 博识之风, 于是亦盛。”^{[1]257}由此可以看出《镜花缘》产生与清朝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清朝作为中国封建最后一个王朝, 将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制度发挥到了极限, 尤其在文化方面的专制对知识分子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文字狱”上, “文字狱”严重钳制了人们的思想, 使得文人忧谗畏饥, 惶惶不安。掌权者尊孔崇儒, 企图使知识分子脱离现实、不问世事。这样一来, 知识分子为避杀身之祸, 只能逃离现实, 将创作点转移到学问上。鲁迅对《镜花缘》的作者的生平和成书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考证, 他认为才学小说的形成, 除了社会原因, 还和作家自身原因紧密相连, 首先与作者的自身素养和个人经历是紧密相连的。才学小说的作者都是博学却不得志之士, 李汝珍更是集文学之大成者: “汝珍字松石, 直隶大兴人, 少而颖异, 不乐为时文, 乾隆四十七年随其兄之海州任, 因师事凌廷堪, 论文之暇, 兼及音韵, 自云受益极多, 时年约二十。其生平交游, 颇多研治声韵之士; 汝珍亦特长于韵学, 旁及杂艺, 如壬遁星卜象纬, 以至书法弈道多通。顾不得志, 盖以诸生终老海州, 晚年穷愁。”^{[1]257}可见, 李汝珍深厚的文学功底是他创作的先觉条件, 他十九岁就随哥哥来到江苏, 江苏悠久的人文传统对李汝珍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 他怀才不遇, 潦倒落魄, 渴望被重用, 却无法实现理想, 只能将全部的才华倾注于小说, 一来通过文章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二来表示对现实的强烈愤慨, 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境。

收稿日期: 2008-09-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研究项目(01JA750.11-44031)《鲁迅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王吉鹏(1944-),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

在众多的才学小说中,鲁迅更推崇《镜花缘》,认为《镜花缘》有更为值得研究的价值。他说:“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镜花缘》。”^{[1]257} 鲁迅对《镜花缘》的推崇从他对才学小说分类解析和内容解析中也可以看出来,可以说才学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逞才炫学,但是方式确是不尽相同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又细致地分类阐述:“以小说为废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则有屠绅《螭史》二十卷。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者,则有陈球之《燕山外史》八卷。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镜花缘》”^{[1]250}。他认为:在清朝,在众多的才学小说中,能将各种学术汇集,文学艺术都展现出来,甚至可以与《万宝全书》相提并论的只有《镜花缘》;鲁迅认为才学小说内容十分丰富,它们溶世情、神魔、历史、人情等题材于一体,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镜花缘》,它融合了游记、神魔、讽刺、历史等特色,展现出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却有离奇的奇幻的知识世界。

《镜花缘》中也体现了李汝珍的创新意识,比如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鲁迅对《镜花缘》这方面的评价也颇高:“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1]260}

二

《镜花缘》体现了李汝珍很多超前的人文情怀和政治思想,他反封建,倡导男女平等,是当时社会的思想先驱,我们将对鲁迅对其的评述考证做梳理性的总结,从中透析见才学小说的革命思想及其艺术表现力之于鲁迅的影响极其鲁迅对其的超越。

《镜花缘》体现了作者反封建的民主精神。上神仙聚居之处,在旧时代一直是世人倾心向往、顶礼膜拜的极乐世界。封建帝王至高无上,也只

能号称“天子”,察承天命,代天宣化,对各路神仙,也是诚惶诚恐,礼敬有加。古往今来,苦修苦炼或假修假炼,幻想白日飞升或死后成仙的信男善女也不知有多少!而《镜花缘》一开篇就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官斗气图”,颠覆了一个固有的优美神话,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这种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在鲁迅身上体现得更为彻底。在《我之节烈观》中,他反对的是封建夫权,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在困窘无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会用压制女性来彰显他的男性本色,认为这是极其荒谬而可笑的;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反对的是封建父权,他认为中国的家长过于压制子女,这是抹煞人性的行为,子女必须服从长辈是不合理的封建伦理观;在《灯下漫笔》中,有两句著名的经典语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2]225},他强而有力地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尊卑观念,希望青年人能去改革去革命,去创造真正的人类世界。

《镜花缘》中肯定了女子才智,表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1]258} 作品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象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的,小小年纪竟把天朝大贤、满腹才学的多九公问得“汗如雨下”,“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作者还在海外的虚构了“女儿国”,设想了一个“女尊男卑”的社会,在那里,男子行事打扮一如女人,将现实中平常人看来极为合理之事作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并对林之洋被选为王妃后穿耳、缠足等事作了细致的描写以此来影射现实社会中妇女低下的地位和悲惨的生活状况,从而对封建礼教进行控诉,呼吁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鲁迅的《祝福》控诉了封建节烈观“吃”劳动妇女的罪恶;祥林嫂的悲剧从她嫁了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就开始了,还有个严厉的婆婆,小丈夫死了,又被卖了,有了儿子却也死了,又被死后要被锯成两半的封建说法折磨着。《离婚》里的爱姑和祥林嫂是完全不同的女人,她懂得反抗,而且具备了不同于旧式妇女的反抗特点,在她身上已经表现出近代社会男女平等

的萌芽,然而她对斗争胜利的期待如同一个梦,表现了她面对着封建势力的回天无力。通过祥林嫂、爱姑这样的典型,深刻、具体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残害。

《镜花缘》是作者揶揄世态,寄寓理想的表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1]259}李汝珍笔下的轩辕国,拥有着天堂一般的环境,国家安定富足,人民安享太平,列国拥戴,是异邦中的宗主国。君子国也是一个没有贪念的理想国,好让不争,惟善为宝。这些都是作者的憧憬和向往,同时作者也是借理想与现实对比,更显现实的丑恶和残酷。鲁迅也经常在文章中寄寓理想,予以希望,但是他反对李汝珍的乌托邦式理想,他认为:“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羨,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坐谈谐观,反有启颜之效。”^{[1]258}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乌托邦,他的希望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鲁迅的思想更直接更彻底。《狂人日记》中,虽“从来如此,便对么?”从一个疯子的嘴里说出,却表现了作者敢于挑战一切的勇气,而“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喊出的是被封建压迫的人民的心声,预示着中国人正在觉醒,即将革命。在《药》中,鲁迅塑造的氛围是阴冷的,人民愚昧,人心麻木,然而夏瑜坟上出现的花环,又使作品的显出了光亮,寄寓了作者对革命前途怀着热切的希望的艺术写照。

三

《镜花缘》因书中“炫才”内容常被评论者所诟病,而被后世认为价值甚微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我们就原文联系鲁迅对其地考证和评价发现《镜花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现力,而鲁迅也很公正很辩证的对待以《镜花缘》为代表的才学小说,并受其影响在其基础上开拓创新。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

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3]287}。小说《高老夫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自我标榜的伪道学者,应聘女校的目的除了捞几个钱外,就是为了看那里的女学生,嘴上却说:“世风可虑。”其实大家觉得这样的恰恰是他自己,表面正儿八经,心里却男盗女娼。对于“昌明国粹”的复古派,鲁迅予以严厉的抨击,小说极具辛辣的讽刺性。

在《镜花缘》中,李汝珍通过人物的塑造来表现主题,即一百多位才女的形象,而这也可以说是小说最大的创新点,作者赋予这些女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擅长音律,精通医学算术等各类才学知识,并用了长达二十五回的篇幅来展示这些才艺,为的是提高女性地位,为文章主题作叙。鲁迅的笔下也刻画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人物,但是他对其有了扩展,就是在典型的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生活的特定环境,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未庄就是阿Q这一典型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这是一个落后、封闭、受封建思想严密封锁的村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的缩影。在这里,代表传统封建势力的“土地主”赵太爷和曾经留过学的假洋鬼子等统治着一切。下面是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式自慰的生动鲜明的描写:“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虽然还是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4]519}个性的塑造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生命。没有它,人物形象就不能生动感人,它的独特完整个性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性,因而同时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以阿Q形象来说,他那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个性,就反映着我国辛亥革命时代,贫苦农民受封建地主阶级深重政治经济压迫和精神奴役的历史本质。他们受尽欺侮却无以抗争,就用精神上的胜利来自我解脱;他们要求反抗,却愚昧

无知,向往革命却不理解革命,终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了牺牲品。

在《镜花缘》中,并不多以人物描写来表现主题,有很多地方作者选择用议论来表达,艺术上的缺陷是多浮泛的议论、讲述,未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致使小说流于概念化而缺少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鲁迅对其评价也是很公正的:“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故,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1]257}鲁迅在创作中也用了大量的议论,

但是他把握尺度,拿捏分寸,议论则辅助他将主题更加深化。在《故乡》的结尾处,作者就穿插了大量的议论:“然而我又不愿意她们因为要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经生活过的。”作者的思想主题在这里表现得清晰透彻,童年的美好生活被残酷的现实否定,但残酷的现实最终又被作者的美好理想所否定,作者的用意不在于缅怀过去,而在于对现实的挑战对未来的期许。这段议论是文章更加丰满,是对故事和作者的思想的完美总结。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坟·灯下漫笔[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5.
- [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7.
- [4] 鲁迅.呐喊·阿Q正传[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9.

Lu Xun and Mirror Flower Reason

WANG Ji-peng, GAO Ming-ming

(Literary Schoo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Mirror Flower Reason written by Li Ruzhen of Qing Dynasty is the scholarship novel in Lu Xun's classification. Lu Xun who has defined the genre and studied and generalized the novel's social background and text features, and assessed and verified the content, establishes its historical value. Meanwhile, LuXun has made use of the artistic style in his own work which inherited and upheld the style.

Keywords: Mirror Colored Reason; Lu Xun; Relation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